

【历史研究】

殷卜辞所见的雀族及其相关问题*

王建军 杜佳浩

摘要:殷卜辞记载的国族(今郑州地区)中,以雀族辞例最为丰富。甲骨卜辞的资料表明,雀的主要活动围绕商王命令而行,表现在参与战争、主持祭祀,承担纳贡、勤劳王事等义务,雀族与商王国关系较为密切,雀应是殷商南土一个从王族独立后自立为分支家族的族长。雀族作为商王国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其与分布于邻近地区的五族之间已形成一个网状化的大族群,但它们之间曾存在军事征伐关系并对商王室尽有一定的义务。

关键词:殷卜辞;商王;雀族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4-0114-07

殷卜辞所见雀族^①的材料非常丰富,内容涉及面广,诸多辞例反映出雀常受商王的委派出征讨伐,参与重要的祭祀活动,重视农业生产,常行田猎并向商王贡纳龟甲等物品,深受商王的信任,过去学界多有探讨^②。不过,学界关于雀族与商王室及周边部族关系的研讨尚嫌不足,学者们虽已利用卜辞的分类,但在借鉴分类研究成果方面仍有不足之处。鉴于此,我们拟结合分类的最新研究成果^③,加强对雀与商王及相关族群之间内容的考察,以期能够对殷商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雀族主要活动

“雀”字在师宾间类^④、宾一类、宾二类卜辞中,是一位比较重要的部族族长名(地名或族氏名),但到了宾三类则比较少见。黄天树、彭裕商两位先生曾将该字形列入他们的特征字表,并分别划进宾一或宾二类。^⑤关于雀族的地望,学界主要有两种说法:丁山先生认为应即《穆天子传》所言之“雀梁”,当近于河南荥泽县(今郑州市古荥镇)之荥水。郑杰祥、饶宗颐先生从其说,郑先生还进一步考证,黄

雀沟即今郑州市西北郊的贾鲁河,雀梁也当在此地。而钟柏生先生认为应在今山西南部或河南省西北角。^⑥综合卜辞相关内容,我们认为,丁山与郑杰祥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卜辞所见与雀族相关的辞例甚多,共有255版。雀族的主要活动有征伐、祭祀、贡纳、农业、田猎以及叶王事等。

1. 征伐

征伐类是雀族活动中最多的一批材料,在宾组中共见有58版,^⑦其中师宾间类22版,宾一类29版,宾二类7版。参下揭卜辞^⑧:

(1) …雀翦祭□? 《合集》6965 师宾间类

(2) □□卜, 殷贞: …缶其翦雀? 《合集》

6989 宾一类

(3) 庚寅卜, 殷贞: 乎(呼)雀伐猷? 《合集》6931 宾一类

(4) 乙巳卜, 争贞: 雀获亘? / 乙巳卜, 争贞: 雀弗其获亘? / 辛亥卜, 殷贞: 雀[其]获亘? 《合集》6952 正宾一类

(5) 戊午卜, 殷贞: 雀追亘… / 戊午卜, 殷贞: 雀追亘, ? 虫(有)获? 《合集》6947 正宾一类

收稿日期:2019-09-20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宾组卜辞中人物、方国与重大历史事件关系问题之研究”(16BKG005)。

作者简介:王建军,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郑州 450001)。

杜佳浩,男,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郑州 450001)。

上揭例(1)为师宾间类卜辞,是商王武丁执政不久命雀分别对微、祭两部族采取的军事行动,卜问是否能够获胜。例(2)卜问岳方是否对雀造成危害。例(3)卜问商王是否命雀攻伐猷。上揭例(4)(5)皆为宾一类卜辞。

在雀族征伐类辞例中,攻打亘方的辞例数量最多,它们之间的战事亦持续了较长时间。雀与亘两族缘何会发生激烈的战事?我们从《合集》20093中找到了一些线索。其辞曰:“癸亥卜:亘其夕征雀? / 癸亥卜:亘弗夕征雀?”这是一版师历间类卜辞,亘对雀的入侵应该发生在武丁执政不久,当时亘族是具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当武丁的王位得到巩固之后,即委派雀征讨亘。上举辞中的“追亘”“获亘”“亘”等,都充分说明了当时双方角逐后的战争结局。在宾二类甲骨中,屡见亘贞之辞,很显然这是亘在遭受战争失败,且被雀征服之后才成为贞人的。在宾二类亘贞辞例中经常见有子商、妇姘、方、望乘、下危等人物或方国,加之与妇好生活的年代相参照,可推知此类占卜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武丁执政的中晚期。因此,我们认为亘与雀在发生战争之前,亘与商王国关系比较疏远,只是在经过战争之后,才得到商王的信任与重用,并使其成为王室贞卜集团中的重要一员。此外,雀族还对敖、祭、目、戊、微等族进行过征伐。

2. 祭祀

雀作为商王的一位重臣,常被召唤主持或参加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此类在宾组中共见有21版,其中师宾间类1版,宾一类16版,宾二类4版。请参下列诸辞:

(6)贞:勿乎雀酒^⑨于河五十牛? 《合集》1140 正宾一类

(7)己亥卜,内:翌辛丑乎雀酒河…/翌辛丑乎雀酒河卅… 《合集》4141 宾一类

(8)戊戌卜,殼[贞]:乎雀…燎…十牛? 《合集》4142 宾一类

(9)己丑卜,争贞:亦乎雀燎于云犬? / 贞:勿乎雀燎于云犬? / 乎雀用三牛? 《合集》1051 正宾二类

(10)辛未卜,争贞:翌癸酉乎雀燎于岳? 《合集》4112 宾二类

上举辞例都是商王呼召雀代行祭祀,祭祀的对象有河、云、岳和日;使用的祭法:祭祀河神用酒祭

(具体祭法不详),祭祀岳神和云神用燎祭,祭祀日神用刚祭;所用的祭牲有野生牛、龙以及圈养的羊牲,数量有一、三、十、五十不等。由此可见,商王令雀祭祀的都是自然神,使用的祭法和祭牲的规格并不算太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卜辞中雀曾受委派祭祀河神和岳神,^⑩而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活动都是由商王亲自主持的,足见雀在商王国中的地位之高,并深得商王的宠信。卜辞中常见祭日神,殷人不但笼统地祭祀日神,而且还特别注重对日神的出和入进行祭祀。^⑪例(9)卜问是否令雀向云神行燎祭并致以犬,但此犬字写法特殊,犬腹饰有两短竖笔,或释为“龙”。在雀参与的祭祀中仅见此一例向云神致祭。该版还有商王卜问雀是否能打败祭族的辞例。由此推测,雀向云神致祭很有可能是出征前举行的一种仪式。另外,该版反面右甲桥上刻有“雀入三”,表明这是雀族向商王室贡纳的龟甲,以该族进献龟甲占卜该族事务,实属少见。

3. 贡纳

雀族多次向商王朝贡纳龟甲等物品,其数量之多,为其他国族所少见。此类在宾组中共见有51版,其中师宾间类4版,宾一类29版,宾二类15版。^⑫参下揭诸例:

(11)己巳卜:雀不其以獠? / 戊辰卜:雀以象? / 戊辰卜:雀不其以象? 十二月。 / 戊辰卜:雀以象? / 戊辰卜:雀不其[以象]? / 己巳卜:雀取马以? / 己巳卜:雀以獠? 十二月。 《合集》8984 师宾间类

(12)雀入二百。 《合集》2399 反宾一类

(13)雀入三十。 《合集》6928 反宾一类

(14)雀入十。才(在)口。 《合集》8459 反宾一类

(15)雀入百五十。 《合集》14209 反宾一类

(16)雀入二百五十。 《合集》722 反宾二类

(17)雀入龟五百。 《合集》9774 反宾二类

(18)雀入百。 《合集》14130 反宾二类

上揭辞中的“入”“以”二字,皆表贡纳之意。经整理发现,雀族贡纳的物品大部分为龟甲,且数量较大,多在百版以上,入贡二百五十版的次数最多,“雀入二百五十”的记录,可以明确的就有22例;由例(17)可知,此次入贡龟甲五百版,这是单次入贡

数量最多的。雀地邻近古荥泽,物产丰富,雀族贡纳如此多的龟甲,其经济实力可见一斑。

例(11)是在十二月的戊辰和己巳两天,贞人多次卜问雀是否入贡猿猱、大象以及马匹。同版还记载,在癸亥日商王亲自卜问梦见了先王成(即成唐,又称成汤,庙号为大乙),是否向大甲致侑祭,并向神灵询问戈地是否会有好年成。由此推测,戈地禾稼的丰歉与雀能否入贡,皆关联着此次对先王祭祀的这件大事。

4. 田猎

卜辞记载雀族从事田猎活动的材料较多,内容也较为丰富。雀地距殷都应该有两三天的行程,这里有比较发达的田猎区,诸多辞例也反映了商王关注雀族田猎的情况,有时还亲自问卜。兹录之如下:

(19)己未卜:雀隻(獲)虎?弗隻?才(在)而。一月。《合集》10201 宾一类

(20)己未卜:雀隻虎?弗隻?一月。《合集》10202 宾一类

(21)甲□[卜],殼[贞]:雀□弗其擒麋?/…[雀]…[麋]? 《合集》10351 宾一类

(22)壬戌卜,宾贞:雀[擒麋]? 《合集》10352 宾一类

(23)戊戌卜,王贞:其令雀田于□? 《合集》10567 宾一类

(24)壬戌[卜],□贞:雀…擒不…十月。《合集》10770 宾二类

上揭例(19)(20)是关于雀会不会“隻虎”的问卜。我们注意到,以上对贞卜问所使用的都是否定词“弗”,很显然这是对“隻虎”的可能性或事实做出的表达。例(21)(22)分别由贞人殼、宾卜问雀会不会“擒麋”。“擒”,有可能是使用网捕,他辞还见有狩、焚、逐、阱、网、射等田猎方法。以上所署的月份有一月、十月和十一月,这是殷人惯于“春猎”的一些可靠证据。总之,雀人通过田猎,一方面可以练兵,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王室及臣民提供日常所需的肉食品,野兽的毛、皮、骨、角是手工业的原材料,通过田猎活动也能够减少野兽对开发较晚地区人、畜及农作物的危害等。

5. 雀来、雀至、叶王事

管理商王朝的内外事务,离不开王朝官员以及各部族首领的支持和参与。卜辞中的“雀来”“雀至”与“叶王事”充分反映了作为殷商属国的首领,

雀的很多活动都是与商王国密切相关的。请参:

(25)己酉卜,王:[雀]出来今□? 九月。

《合集》4144 师宾间类

(26)丙午卜:己酉雀至? 《合集》4146 师宾间类

(27)癸未卜:雀不其来射? /癸未卜:今一月雀亡其至? 《合集》5793 师宾间类

(28)癸□卜,争贞:雀来? 《合集》4119 宾一类

(29)□午卜:勿[乎]□累雀先来? 《合集》4305 宾一类

(30)□辰卜:令[雀]往,叶王事? 《合集》5444 宾一类

上揭辞例中,卜问“雀来”“雀至”。一般认为“来”与“至”义相近,皆表到达之义,但二者也有区别,卜辞中的“来”表示商王期待某人到某地;而“至”说明某人已到达某地的事实。在例(26)(28)中商王卜问雀“来”“至”的目的地很可能是商王都,但究竟为何事而“来”或“至”尚不清楚。例(30)中的“叶王事”意为勤劳王事,此“事”内涵较宽,既可指征伐、祭祀,亦可指田猎、耕作以及屯戍等。上揭辞例表明,雀与商王室来往密切,且常勤劳王事,虽不清楚具体参与何事,但足以说明雀在王室活动中具有重要地位。

综上,卜辞中雀族参与和主导商王国的活动比较多。据统计,在宾组卜辞中共有 255 版,其中师宾间类 69 版,宾一类 141 版,宾二类 40 版,宾三类 2 版。尤以师宾间类和宾一类的材料最为丰富,这说明雀族活跃的年代主要在武丁执政的早、中期及晚期偏早段,诸多辞例揭示出雀族与商王室的关系比较亲近,雀应该是一位很受武丁器重的王室要员。

二、雀与商王的关系

前文已对雀(或雀族)的主要辞例进行了梳理,从中不难看出,在商王国实现“富强中兴”的关键阶段,雀深得商王武丁的信任与支持,参与了很多王室活动,并殚精竭虑地完成武丁交付的各项重大任务。可以说,雀为“武丁中兴”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关于雀的身份以及他与武丁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业已受到学界的广泛讨论。^⑬张惟捷先生在参照诸家之说的基础上认为:雀在政治地位上握有重权,与商王具有紧密的血缘关系。其身份当以武丁异母兄

弟、从兄弟的可能性较大。^⑭下面,我们结合前述的内容,从三个方面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1. 武丁“禦雀”于父乙、兄丁和母庚

《合集》4114、4116、13892 分别记载了武丁“禦雀”于父乙、兄丁和母庚。这是武丁为雀祓除灾祸而向三位近亲神主举行的禦祭。依据字体,此三片都是武丁执政中期偏早段的宾一类卜辞。除雀之外,武丁还为诸多“子某”“妇某”用禦祭禳灾,这些禳灾的对象多为王室成员。卜辞虽未见“子雀”之称,但学界推测,这可能与雀在王族中的身份已产生变化具有关联。林沅先生曾说:“一般说来,如果独立成立分支家族之后,即使与时王关系很近的人(比如王的兄弟、叔伯),就不再称子某了。”^⑮对此,我们可将林先生的阐释归纳两点:其一,确认雀与时王是直系亲属关系;其二,强调雀是已经自立为分支家族的族长。因此,我们认为,林先生的这一论断,是对该问题在学术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当雀身染疾患时,武丁祈求近亲鬼神,为他禳灾,并使之享受与其他王室贵胄同样的礼遇,其情其理都合乎卜辞记载的实际情况。

2. 武丁授予雀军事重权

武丁执政初期,当时众敌环伺的处境与他力图征服天下的决心,导致战事频发。通过对宾组卜辞的系联,现已整理出商王国共与 50 多个方国发生过战争,仅武丁委派的将领就有 20 余人,雀是其中较为显赫的一位。^⑯宾组反映雀参与或指挥的战争共有 58 版,被雀攻打的方国有 19 个,其中师宾间类有 6 个,宾一类有 11 个(含 2 个重复的),宾二类有 7 个(含 3 个重复的)。可见,雀在武丁执政时期,不仅政治地位高,而且还握有军事重权。事实上,在处理与敌对方国关系的问题上,武丁多委派子某、妇某以及雀等王室成员出征讨伐,这种依靠神权与族权强化王权的措施,不仅使商代的宗法逐渐得到完善,而且也是战争取胜的重要法宝。

3. 商王授予雀或家族成员“侯”“男”之爵以及“亚职”

据研究,殷商时期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基于血缘关系而行使政治权威的。武丁执政后,商王室的宗法仍按血统、嫡庶的法则而运作。在一定程度上,使王室的继承法以及其他相应的原则得到落实。卜辞中的“雀侯”(《合集》19852)、“雀男”(《合集》3452)就是雀族族长的爵称。在谈到卜辞中的侯、甸、男、

卫时,裘锡圭先生认为,这几种名称都是由职官名演变而成。在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之后,一些臣属方国的君主才被授予这些诸侯称号。^⑰沈建华先生认为,这些诸侯名称的出现是商王朝“封建”的结果。分封“实质上是宗族的分立,商王通过分封将同姓、异姓、大小宗分立,而封为诸侯、臣、伯、子、男”,用以“藩屏于商王国周围抵御外来侵略”^⑱。裘、沈两位先生的观点,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卜辞中亦见有“亚雀”(《合集》5679、22092、21623、21624),亚雀频繁地参加商王授命的军事、祭祀、占梦等活动,说明其与商王的关系肯定很密切。关于“亚”这一名称,郭沫若先生认为“殷有官职曰亚”^⑲。姚孝遂先生在谈及“亚”字的使用问题时,曾明确指出,亚字可用表宗庙名相主次之次的意思。王蕴智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亚字“习见用为官职名。在商代亚职所授对象多为部族的首领,其中亦包括像王子这样的同姓贵族和像卜师这样的朝中要员受封于某地而称亚者”^⑳。这些看法,都是比较合理的。

综上,卜辞表明雀族与商王室的关系亲近,从武丁执政时期,雀从王族独立而成为分支家族,并领有自己的封地。在风云变幻的“中兴”时期,雀在政治上握有重权,常受武丁委派四处征伐。雀族人还有“侯”“男”之爵称,“亚雀”在商代亚职贵族中说不上十分显贵,但与商王的关系肯定很密切。

三、雀与祭、敖、奠、曼、虢各族之间的关系

雀与祭、敖、奠(鄭)、曼、虢各族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下面我们通过卜辞的系联分别进行探讨。

1. 雀与祭的关系

雀与祭见于同版的辞例,请参下揭:

(1) …雀翦祭□? 《合集》6965 师宾间类

(2) □申卜,□贞:雀[翦]祭? 《合集》6966 师宾间类

(3) 壬辰卜,殼贞:雀翦祭? / 壬辰卜,殼贞:雀弗其翦祭? 三月。 / 壬寅卜,殼:雀弗其翦祭? 三月。《合集》1051 正宾二类

(4) …[翦]祭… 《合集》7905 宾二类

(5) 贞:翌庚子勿□? 二月。才祭。 《合集》7904 宾一类

上揭例(1)至(4)皆与雀族征伐祭族有关,时代相对偏早。从现已整理的材料来看,对祭作战的将领只见有雀。例(5)辞中的祭,作地名,时代相对偏

晚,此乃祭族被征服后所卜。上揭辞例均是雀族征伐祭族,分别属师宾间类和宾二类,则两族间发生的战事主要出现在武丁执政中期的偏早段和中晚期之交。从缺失的残辞中,我们认为,商王对祭族的关注度不及其他国族的根本原因,或许是祭族相对弱小一些。雀与祭是征伐与被征伐的关系,且参与作战的将领只见有雀,这说明两族可能相距较近。其他有关祭的辞例中,祭作为地名,不见与雀同版。祭族的地望,胡厚宣先生考证就在周代祭国所在地,即《括地志》所载郑州管城县东北十五里之祭城,^②陈梦家、郑杰祥先生从之。^③顾万发先生通过考古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大口尊和陶鬲,认为此即周代祭国之都城。^④这说明殷人可能在此居住,殷商时期的祭族可能就位于此地。

从上举《合集》7904(宾一类)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合集》32677(历一类)中,可以看出商王武丁出行到祭地。此时的祭族经雀屡次征讨已经臣服,其属地便很快归入商王国的版图。

2. 雀与敖的关系

殷商时期敖^⑤曾为商王国的敌对部族,商王委派将领雀征伐敖。参下揭:

(6)壬申卜,贞:雀弗其克翦敖? / 壬申…克…敖? 《合集》53^⑥师宾间类

(7)壬申卜,[贞]:雀克翦…敖? 《合集》19193 师宾间类

上举辞例中,敖皆为被征伐对象,商王卜问能否打败敖,委派的将领主要是雀。在与敖发生战事的其他甲骨中,亦见弜等将领。此类卜辞大多属师宾间类,时代明显偏早,大致处于武丁执政中期的偏早阶段,当时敖曾是商王国的劲敌。关于敖族的地望,丁山先生认为在黄河南岸的敖山(今为郑州邙山)附近^⑦,刘钊和郑杰祥先生亦主此说^⑧,其地当在今郑州市古荥镇西北的黄河南岸。另据《合集》5810(师宾间类)载:“丙戌卜,贞:弜师才(在)敖不水?”该辞卜问弜族军队是否在敖地的不水。商王派遣弜军在攻打敖族时可能驻扎在不水一带。

3. 雀与奠的关系

“奠”字在卜辞中有时用作地名、人名或国族名,有时假为“甸”,有时还用作祭名。^⑨奠作人名、地名和国族名时,多认为即后世的“鄭(今简化作郑)”。雀与奠见于同版的辞例较少,可参:

(8)□□卜:奠…雀…允… 《合集》8011 师

宾间类

(9)丙辰卜,在奠贞:今日王步敖,亡灾? 《合集》36772 黄组

例(8)是一版商王武丁执政早期的师宾间类卜辞。该辞仅存四字,大意可能是雀、奠两族同时被商王武丁召喚从事一项活动,由辞中之“允”可知,当时商王预卜的方案,结果被采纳了。此则说明奠与雀关系较密切,但具体如何,限于辞残暂无法得知。另外,例(9)是黄组的一条卜步辞,该辞记载:丙辰那天贞人在奠地卜问,商王今日步于敖地,不会出现灾祸吧。此可说明奠与敖的距离应该不算很远。奠族地望,学者们的看法不尽相同。彭邦炯先生认为即西周郑国地,在今陕西华县。^⑩郑杰祥先生认为在春秋郑国地,即《竹书纪年》所载郑桓公所迁之“郑父之丘”,在今河南新郑市。^⑪综合上举辞例及敖族地望,我们认为郑先生的观点比较合理。

4. 雀与曼的关系

雀与曼虽未见同版者,但因雀与敖、敖与曼同版关系的紧密联系,故雀与曼亦当为近邻。郑杰祥先生考证曼地即春秋时期的郑国郟地,其地望大概在今荥阳洹水镇南,^⑫王蕴智先生认为,曼地应在今河南汝州至新密市南的范围内^⑬。关于敖与曼同版的系联,请参:

(10)壬戌卜,争贞:乞令曼壅^⑭田于敖侯? 十月。 《合集》10923 宾二类

(11)癸□[卜],□贞:□令曼壅[田]于敖侯? 十二月。 《合集》9486 宾三类

(12)癸…贞:曼…敖侯? 《合集》3308 宾三类

上揭例(12)辞残,似与后两条所卜内容相类。例(10)(11)卜问是否命令曼族族长率族众与敖侯共同“壅田”,“壅田”当指农业生产活动。两辞所署的时间分别为十二月和十月,这应是农事繁忙的季节,为了不误农时,商王要求曼、敖两族一起劳作。

5. 雀与虢的关系

雀与虢未见同版者,但因雀与曼有同版关系,曼与虢亦有同版关系,故可推测雀与虢亦当邻近,其与曼族见于同版的辞例,请参:

(13)乙未,争贞:乎(呼)虢累曼? 八月。 《合集》4531 宾一类

(14)…合…虢…五? 《合集》18187 正宾二类

上揭例(13)辞,学界在类型划分方面有不同看法^③,我们依据字体特征,将其划在宾一类。^④该辞的大意:乙未日,贞人争卜问是否召唤虢及曼?辞末所署的时间是八月。因记载简略,商王交付的什么任务以及两族如何行动都不太明朗。但该版内容足以表明,虢与曼两族地位平等,关系密切,两地相距亦不会太远。

关于殷商时期虢族的地望,学界曾有探讨。丁山先生引《穆天子传》认为“虢与虎牢,谊本相因”^⑤。郑杰祥先生认为虢地在古虢亭,也称平眺城,即今荥阳市东北的广武镇南城村一带。^⑥今南城村东南有南城遗址,遗址内现残存若干段城墙,散存较多东周至汉代的陶鼎、盆、罐、豆及筒、板瓦残片,陶罐上发现“平眺用器”戳记,^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曾发掘出有商代青铜鼎、鬲、爵等。^⑧由此可见,该地曾有较高规格的商代聚落,此地西南紧邻曼地,它应是卜辞中的虢地。此与据甲骨文所推定的情况相符,卜辞中的虢族地望当在今荥阳市的东北一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祭、敖、奠、曼、虢等五族分布于雀族周围,它们之间的关系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雀与祭、敖同版,祭、敖曾与商王国敌对,而雀奉命征伐,并且是主要作战将领,对征服祭、敖发挥了重要作用,这表明雀与祭、敖曾是征伐与被征伐的关系,卜辞亦可证明在祭、敖臣服之后,不见与雀有直接关系。其二,曼、虢与雀不见于同版,从目前的材料中并不能看到曼、虢与雀有直接往来,与雀属于间接联系。但商王令曼前往敖地从事农业生产,说明曼与敖有农业生产方面的合作关系,卜辞中还见有虢与曼共同执行商王的任务,说明两族亦有一定的平等合作关系,这两次活动都是在商王授命下进行的,都属于对商王负有的义务。另外,奠与雀虽见于同版,但关系不明。总之,周边五族与雀有不同程度上的紧密联系,但它们之间并非附属关系。

四、结语

综上,我们结合甲骨分类系统整理了雀族的卜辞,重点探讨了“雀”字构形、雀族的地望、雀族的主要活动及雀与商王的关系,同时结合卜辞系联,对雀与敖、祭、奠(鄭)、曼、虢等族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分别探讨。从中使我们认识到,雀在商王授命下参与众多战争与祭祀活动,承担纳贡、勤劳王事等义务,商王对雀的身体健康、吉凶祸福等也比较关心,

这表明雀族与商王国关系较为密切,雀应是殷商南土一个从王族独立后自立为分支家族的族长。雀族作为商王国一个区域性的中心,其与分布于邻近地区的五族之间已形成网状化的大族群(此由地理范围所定义,若以每一国族所辖的范围为区隔,那么这些国族又可分别称作次族群)。另外雀族材料涉及方方面面,对雀族的研究不仅要结合各主要事类,还要对雀族与邻近各族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度考察,充分吸收学界相关的考释、缀合成果,对传世文献、考古发掘材料等也要加以利用。

注释

①卜辞中的族氏(或国族)名、地名、人名一般是重合的,如雀地即雀族的地望所在,雀作人名时是指雀族的首领或族内的重要成员,其活动也就代表了雀族的活动。其他国族亦如此。②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方国地理》,科学出版社,1956年。白川静:《殷代雄族考·其二·雀》,《甲骨金文学论丛》(第6集),立命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1957年。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册),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屈万里:《甲骨文资料对于书本文献之纠正与补缺》,《大陆杂志》1964年。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林沄:《再论殷墟卜辞中的“多子”与“多生”》,《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殷商氏族方国志》(合订本),中华书局,1988年。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1—282页。林小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刘学顺:《YH127坑宾组卜辞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1998年。赵鹏:《殷墟甲骨人名与断代的初步研究》,线装书局,2007年。江林昌、韩江苏:《〈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魏慈德:《殷墟YH127坑甲骨卜辞研究》(收入许进雄主编《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辑刊初编》第5、6册),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1年。李发:《甲骨军事刻辞整理与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张惟捷:《殷商武丁时期人物“雀”史迹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四分),2014年,第679—767页。③本文有关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主要是以《宾组卜辞研究·分类卷》(王建军著,科学出版社,2019年)为依据。另外,还参考了其他相关著作,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杨郁彦:《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艺文印书馆,2005年。蒋玉斌:《殷墟王卜辞整理与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④宾组卜辞可分为四个亚类,分别为师宾间类、宾一类、宾二类、宾三类,各亚类的时代如下:师宾间类主要是武丁中期偏早段之物,其部分上限与师小字类有一段交叉并存时期;宾一类主要存在于武丁中期,其部分下限与宾二类有一段并存时期,但时间较短;宾二类主要是武丁中、晚期之物,其下限有一部分延

至祖庚时期;宾三类主要存在于武丁晚期至祖庚时期,其下限延至祖甲之初。参王建军:《宾组卜辞研究·分类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05页。⑤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科学出版社,2007年。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⑥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殷商氏族方国志》(合订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123—125页。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2—223页。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中华书局,2015年,第198页。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186—187页。⑦本文统计的相关辞例主要是来自于《合集》,下同。⑧为排印方便,释文尽可能使用通行字,每部分的辞例单独排序。⑨本字从酉从乡,暂作“酒”字,下同。⑩祭河的材料见于《合集》177、4055、8330等,祀岳的辞例见于《合集》14469等。⑪常玉芝:《商代宗教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96页。⑫另有《合集》9237、9238、9239反,因拓片过于残泐漫漶而不易判断其时代,待考。⑬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殷商氏族方国志》(合订本),中华书局,1988年。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理论丛》,艺文印书馆,1989年。白川静:《殷代雄族考·其二·雀》,《甲骨金文学论丛》第6集,立命馆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1957年。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林小安:《殷武丁臣属征伐与行祭考》,《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23—302页。韩江苏、江林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⑭张惟捷:《殷商武丁时期人物“雀”史迹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四分),2014年,第755页。⑮林法:《再论殷墟卜辞中的“多子”与“多生”》,《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三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第107—124页。⑯王建军:《宾组卜辞研究·分类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3页。⑰参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载《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1页。⑱沈建华:《商代册封制度初探》,载《国际第二届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第190页。⑲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644页。⑳王蕴智:《“棗”字谱系

考——兼说商代的棗族》,《字学论集》,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第230—231页。㉑胡厚宣:《卜辞中所见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台湾大通书局,1973年,第79页。㉒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288页;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6页。㉓顾万发:《郑州祭城镇古城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华夏考古》2015年第3期。㉔对于该字的释读,学界聚讼不已,其多种释读可参丁军伟:《甲骨文所见“失族”问题再论》,《殷都学刊》2018年第2期。从字形演变来看,我们认同刘钊先生释为“敖”,参刘钊:《释甲骨文中的稽、羲、螭、敖、戔诸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0年第2期。㉕《合集》53+7024+19193=蔡缀321,此为蔡哲茂先生之缀级。参蔡哲茂:《甲骨缀合集》,乐学书局,1999年,第313页。㉖转引自王蕴智:《商代甫族、甫地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㉗刘钊:《谈新发现的敖伯匜》,《中原文物》1993年第1期;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㉘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第2688—2691页。㉙彭邦炯:《甲骨文农业资料考辨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83页。㉚⑳㉛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57—260、243、245页。㉜王蕴智:《商代甫族、甫地考》,《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㉝“壘”从裘锡圭先生释,参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180—181页。㉞参杨郁彦:《甲骨文合集分组分类总表》,艺文印书馆,2005年,第60页。崎川隆:《宾组甲骨文分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31页。㉟王建军:《宾组卜辞研究·分类卷》,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32页。㊱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殷商氏族方国志》(合订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151页。㊲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9页。㊳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郑州市索、须、枯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15—318页。平眺城在东周时期非常兴盛,但该城的始建年代以及城邑最初规模,目前尚无法判断,参此注所引书。

责任编辑:王 轲

The Que Tribe and Its Related Issues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Yin Dynasty

Wang Jianjun

Du Jiahao

Abstract: Among the Guozu (in today's Zhengzhou area) recorded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Dynasty, the most abundant were the recordings about the Que tribe. The inscriptions showed that the main activities of the Que were around the orders of the king of Shang Dynasty, which were manifested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warfare and sacrificial activities, undertaking the duties of tribute and working hard for the kings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e tribe and Shang kingdom was relatively close. The Que should be a patriarch of a branch family independent of the king family in the south of Shang Dynasty. As a regional center of the Shang Kingdom, the Que tribe and the five tribes distributed in the neighboring areas formed a large network of ethnic group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military expeditionary relations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that have certain obligations to the royal family of the Shang Dynasty.

Key words: oracle inscriptions of the Yin Dynasty; The king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Que tribe